



魯 金
努 希 諾 夫 著

巴宁少尉

中国 电影 出版 社

巴 宁 少 尉

[苏联] 魯 金 著
努希諾夫

黎 荔 黛 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61·北京

С.ЛУНГИН И.НУСИНОВ
МИЧМАН ПАНИН

根据苏联 «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 1959年第11期译出。

巴 宁 少 尉

〔苏联〕^{鲁 金}
努希诺夫 著
黎 荔 黛 译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9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制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公厘1/32·印张3 1/4·插页1·字数：60,060

1961年5月第1版

196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1·211 印数：1—16,050册

定价：0.32元

獻給“海洋”号运输舰前海軍少尉、1907年入党的苏联共产党员瓦西里·魯吉奇·巴紐什金。他的卓越生活中的片段成为这部影片的基础。

一座庄严的灰色大廈。“尼古拉一世皇家海軍技术学校”的銅制字牌擦得明光晶亮。

两扇铁板大門敞开了，一連士官生走到方石砌成的馬路上。士官生們踏着瀟洒的步伐，在清晨的喀琅施塔得港口的街道上走着。他們不时地斜視着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妇女，孩子般起劲地唱着一首詼諧軍歌中轻佻的段落。

“連队，立定！”

塔烏別男爵夫人的私人房产。一块牌子：“中央澡堂”。

蒸浴室。一些年青人彼此用棒条帶狠狠地往对方的背脊上打得拍拍作响。門打开了。在蒸汽迷漫中，出現了一个身穿尼古拉海軍技术学校全套制服的士官生。他神情激动而兴奋。

“諸位！沙皇簽署了授銜令啦！”

“烏拉……”一片欢呼声震耳欲聋地响遍了整个澡堂。

“把他抛起来啊！”他于是在空中飞了起来。

殷勤的澡堂服务员把一条干净床单披在巴宁的肩上。

“老爷，祝您高陞。”接着低声加了一句：“今天宣布了十三人的判决。”

巴宁蓦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澡堂服务员。服务员的眼睛向他示意了一下，让他注意周围有人，然后几乎是不易觉察到地用手指划了一下自己的脖子。

“全体嗎？”巴宁不动声色地问。

服务员抬起眼睛望了巴宁一下，于是巴宁明白了：是全体！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巴宁发火了。

服务员把手搭在士官生的肩膀上。

“烏索尔采夫在‘海浪’里等你。”

“什么时候？”

“愈快愈好。”

巴宁迅速地穿起衣服来。

喀琅施塔得港海軍軍事法庭的院子里鋪着灰色花崗石板。这里站着一群疲憊不堪的、長時間沒有睡过的、

被惊吓所折磨的人。他們是犯人的家屬。

“对判決不能上訴。因為他們不是普通罪犯，諸位，他們是沙皇和國家的敵人。”軍事法庭的上校舉手行了個軍禮，然後向大門口走去。

牧師的妻子嚎啕大哭起來。

“忍受吧，老婆子。讓我們在恭順之中迎接這個天命吧。”站在她旁邊的神甫說。

“饒了他吧，老谷。”一個拿着背袋的老太婆跟在上校身後哭訴着。“我只有他一個。我老头子去和日本打仗沒有回來。”

突然，從法庭大樓的二樓窗口里傳來一聲喊叫：

“媽媽！”

披着圍巾的婦人舉起雙手，向窗口奔去。

“別難過，媽媽！勇敢點！就象現在這樣，媽媽，就象現在這樣答應我，媽媽！”

“我答應，薩申卡，我答應你。”婦人喃喃地說，在空中用手划着小十字。

犯人們擁擠在窗前。

“原諒我吧，爸爸！我若有什麼不對的地方，請原諒我吧！”

“把加利亞……把安德烈依卡舉起來，把孩子舉起來。”

過往行人在圍牆旁邊的人行道上停下來，走進大門。院子里立刻擠滿了人群。

“告訴同志們，彼得拉考夫是奸細！”

人群中一个年青的工匠和站在他旁边的漁夫交換了一下眼色。

“再見了，人們！”窗口里的人喊着。

“为什么要杀死他們？就因為他們向人民說出了真理！”人群中一位上年紀的工人說。

“在連納矿山他們杀害了一千五百人，还不够。我們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啊！”另一个附和說。

“彼得拉考夫是奸細！彼得拉考夫是奸細！”楼上一字一字地喊着。

“这些坏蛋罪有应得！瞧他們鬧到了什么地步：要在船上发起暴动！”

“費加！現在怎么办呢，費加？我就要生孩子了呀！”

“同志們！記住我們，同志們！”

“彼得拉考夫是奸細！”

“革命万岁！”

人們从四面八方奔向法庭大門。后面的人向前挤来。人群挤近了法庭大楼。

“后退！后退！”两个宪兵逐赶着人群。

巴宁在尼古拉耶夫大街上快步走着。一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士官生跑过市街。他一面跑着，一面对他所碰見的水兵們低声說：

“維連！……維連来啦！”

水兵們都站住了，向后轉去。

“碰見他，真倒霉！……”

巴宁也站住了。向后看了一眼。

尼古拉耶夫大街上剛剛還擠滿了身穿海軍呢衣和大方領海軍服的水兵，望去黑麻麻的一片，刹時間就跑得空無一人了。街上只剩下星星點點的三兩個普通人了。只有下士格里高利耶夫還留在大門洞里。他正俯身在一個身穿長腿褲的瘦瘦的中國姑娘面前，在裝滿紙籠和風車的貨籃子跟前买东西。他手里抱著一個六歲的兒子。妻子站在他身旁。

一匹菊花青的高頭肥馬在長方形石塊砌成的馬路上得得地跑來了。坐在後面四輪馬車里的是海軍中將維連和夫人。

巴宁本來想向后轉，但是這時他的視線落在鐘表修理鋪櫥窗里掛鐘的字盤上——六點五十分了。巴宁略一思考，整了整海軍帽，檢查了一下自己，然後堅定地迎着中將走去。

下士格里高利耶夫挑了一件玩具，把它遞給兒子。小男孩拚命地吹“長舌婦”^①，這玩具一会儿卷起來，一会儿伸展開，格里高利耶夫和他的妻子看得心花怒放。

① 紙制玩具，用力吹時，卷着的紙筒便吐了出去，有如一個長舌頭。

“瓦尼亚!”妻子惊慌地扯了扯格里高利耶夫的衣袖。

格里高利耶夫轉过身来。維連的那匹馬已经到了他跟前。格里高利耶夫赶忙把儿子放到地上,然后行軍礼。妻子本想把孩子拖到自己身边,但是孩子掙脱掉,嘴里叨着“长舌妇”,也行起軍礼来。他笔直地站在父亲身旁,用充滿幸福的眼睛望着中将。

“媒姆!”維連夫人轻蔑地冷笑了一下。

“是媒姆,不是水兵!”維連吼叫着,于是馬車夫勒住了馬。

“笨蛋,你是什么人?”

“‘海洋’号运输舰超役水兵下士伊万·格里高利耶夫。”

“軍紀都不懂!誰在你面前?”

“喀琅施塔得港总司令、喀琅施塔得軍事总督和卫戍司令、海軍中将罗伯特·尼古拉耶維奇·維連閣下。”

“这么說,你是知道的,畜生!可是你为什么不按軍紀敬礼,却去哄孩子呢?回答!……”

“我錯了,大人。”

小男孩吃惊地吹着“长舌妇”。格里高利耶夫偷看了儿子一眼。

“往哪儿看?蠢貨!号碼多少?”

“四百三十一,大人!”

“把帽子拿过来!”

格里高利耶夫从头上摘下帽子,交給中将。

帽圈里面整整齐齐地綉着号头。

“內褲上的呢？”

格里高利耶夫狼狽不堪地一动不动地站着。隱藏在大樓入口处的水兵們从玻璃里往外看着。过路行人都在街上停下来了。远处出現了一群水兵。他們看見了維連之后，急忙拐进胡同里去。士官生巴宁从格里高利耶夫背后走过来。他完全按照軍規欢迎中将。維連用手势命令他站住。

“站着干什么？脫！……”

“大人……”

“住嘴！”

格里高利耶夫的臉发紫了，額上暴起了青筋。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維連。小男孩哭起来，向父亲扑过去。格里高利耶夫撫爱地让儿子离开身边，然后用不灵巧的手指开始解开海軍褲上的扣子。

“我的上帝……”格里高利耶夫的妻子喃喃地說，把小孩紧紧地摟在身旁，小孩把臉躲在她的裙子里。

海軍褲落在靴子上，这位已有家眷的水兵伊万·格里高利耶夫穿着內褲站在尼古拉耶夫大街当中。

巴宁略微眯着眼睛，冷靜地直視着維連的眼睛。

可是突然之間，格里高利耶夫的小儿子揮动了一下展开了的长舌妇，一揮手朝着維連那匹馬的头上打去。格里高利耶夫的妻子吓呆了。

馬向后一仰头，抽搐了一下。維連夫人由于車子突

然的震动而摔倒在枕头上。馬車夫拉紧繩，勒住馬，然后对着小孩揮起鞭子。就在这一刹那，士官生巴宁跃身到小孩和馬車夫之間。鞭子停在空中。

“士官生！”維連吼叫起来。

“有，大人閣下！”巴宁望着維連回答。

“住口！向后轉！去找警察。让他立刻押你去禁閉室。关押十天。跑步！”

巴宁跑步走了。他穿过尼古拉耶夫大街，跑向街角，直奔警察而去。藏在各个大門、各个楼房入口处的水兵們都用眼睛尾随着他。

巴宁跑到警察跟前，行了个礼，大声向他說：

“維連海軍中将閣下命令押你到禁閉室去，关押十天。”

警察莫名其妙地望着巴宁。維連的馬車穿过十字路口奔馳而来。警察和巴宁向他敬礼。

“关这个坏蛋十天！”維連怒吼。

“是，十天！”惶惑的警察含糊地說。

“开步走！”于是警察在巴宁的押解下沿着大街走去。

“海浪”小飯館。一片嘈杂的酗酒的哄声。在一张张的小桌子旁边坐着的都是水兵。喝醉了的格里高利耶夫穿着水兵衬衣。他把巨大的双手放到被刀刮得干干淨淨的桌面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悶得慌呀，弟兄們！……总沒个好啦！……”

“別忙，讓他們这些魔王等着吧，1905年还会再来的。”

“巴拉邦諾夫，你嘀咕什么五年不五年的？”軍士薩維切夫跳过来说。

“是这么回事，軍士先生，我在对这些笨蛋們說，我在舰上服役五年啦，在这几年里官家的酒都喝了快一大桶啦。”

在屋角的风琴后面，是用板子隔开来的一个小单间。烏索尔采夫和一些工匠、漁民坐在桌旁。巴宁跨坐在椅子上。烏索尔采夫往所有的酒杯里斟滿了酒，然后向拉脫維亞水兵里斯曼做了个手势。里斯曼走到大厅里去。

“奏乐吧，亚当，”他往弹风琴人的斂錢箱里扔了十个戈比。

坐在弹风琴人脚边长凳子上的一些盲人站起来，整理了一下白色斜領衬衫，咳了一声，就唱了起来。

莫斯科的大火熊熊燃燒，

烟霧迷漫着无垠的大地……

“明天夜間从監獄押送出来，直奔靶場。我們在路拐角乱石堆旁，进行伏击。”烏索尔采夫用手指在桌上的酒杯、长頸酒瓶和盘子之間画了一个看不見的地图。“天黑以前，你把帆船开到这里。假装修帆。只要一得手，立刻开足馬力，奔向沉沒的駁船那里。你呢，在这里等。”烏

索尔采夫的手指指向桌子的另一头。“如果一切沒有問題，就用灯籠打个信号：‘我在这里！’”

“啪啦”“轰隆”，传来碟盘摔碎、桌子翻倒的声音。

坐在小单间里的人抬起了头，一个工匠踮起脚走到垂挂着帷幔的門边，然后又轻轻地用手指掀起鎖着繩子边的閃光的帷幔，警觉地往大厅里望去。喝醉了酒的格里高利耶夫正在小飯館的大厅里大吼大鬧：

“唉！生活呀……去你的吧！……”

水兵們抓住格里高利耶夫的双手。可是他甩脫开了。翻倒的椅子橫七豎八地躺了一地。

“跟我去伏击的有你……你……”凡是被烏索尔采夫用手指到的工匠，臉上都露出聚精会神的庄严的神情。

巴宁用双腿把椅子夹得紧紧的，几乎使椅子都发出破裂的声响。他的手指紧紧地抓着椅背，由于用力过度，手都发白了。

“还有你！”

巴宁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然后用一只手支住座位，另一只手抓住椅背，来了个倒立。

“看你，胡鬧，小心我改变主意！”烏索尔采夫严厉地說。

“你不会改变主意的！”巴宁大张着嘴笑了。

在大厅里的里斯曼跟着歌声唱起来：

拿破侖陷入沉思，
双手交叉在胸前……

然后醉醺醺地向着小单间那边低声说：

“薩維切夫竖起耳朵啦。”然后高声哭起来，迎着軍士走前一步说：“軍士先生，他們唱得真动听，就因为都是瞎子。”

“瞎子唱歌，鷓鴣都要躲得远远的。”薩維切夫哈哈大笑起来。“誰在风琴后面小单间里？是水兵嗎？”

“不是。是些手藝人在吃喝。”

薩維切夫一下子窜到风琴后的小单间里。这里已经空无一人。

巴宁从小飯館后門走出来。他很激动，行动敏捷而活泼。眼睛里閃爍着异常兴奋的光芒。

在小飯館前的廣場上，有一些簡單的廣場游艺：測力計，回轉秋千，哈哈鏡。漂亮的蕩船秋千一会儿蕩上去，一会儿又蕩下來。

海軍少尉候補生維得爾尼可夫和一个姑娘坐在一隻蕩船里。巴宁的眼睛跟着他們来回轉動片刻，然后一下子就跳到临近的一隻蕩船里。他的那隻船也越飛越高。

維得爾尼可夫：“我們在喀琅施塔得的生活就剩下兩天了。以後就要到哈佛爾、里斯本、亞力山大等地去了。”

“維得爾尼可夫，您為什麼不高興？為什麼您当了官反而不高興呢？”姑娘問他。

“那是因为我老早就知道，我今后的生活会怎样安排。明天我戴上少尉的肩章，过三年——海軍上尉的肩章，再过十年，托我在彼得堡的姑姑的福，当上个驅逐舰长。天呀！这多么无聊！”

“你好，維得尔尼可夫！”巴宁在飞过候补生旁边时喊了一声。

“我們已经打过招呼了。”

两只蕩船迎面飞来，靠近之后，又向相反的方向飞去。

“分配工作了嗎？”

“是的，分配到‘海洋’号运输舰上。你呢？”

“我也在‘海洋’号。做船仓机械师。”

“你們不认识嗎？”維得尔尼可夫問道。

就在这一瞬間，巴宁纵身一跃，跳到候补生的那只蕩船里。

“士官生巴宁。”

“瑪莎。”

“啊呀，老爷，啊呀，我的大老爷。”蕩船主人帶着責备意味地摇摇头，把蕩船閘住了。

巴宁第一个跳下来，殷勤地向瑪莎伸出了手。

“謝謝您，”瑪莎庄重地說，然后扶着巴宁的手，下到板台上來。

維得尔尼可夫不大痛快地望着巴宁。

“給上級点个火把，”微帶些醉意的哥魯金諾夫中尉

在維得尔尼可夫面前說。

“請，”維得尔尼可夫行了个軍礼，然后把打火机卡嚓一按。

“把烟卷也掏出来……”

維得尔尼可夫掏出香烟盒。

哥魯金諾夫仿佛沒注意到候补生的不耐煩神情，仔細地打量着香烟盒盖上的花紋。

“維得尔尼可夫？你是尼古拉·伊万諾維奇 的儿子吧？”

“正是，中尉先生。”維得尔尼可夫急躁不安地回答着，目不轉睛地望着走远了的姑娘和巴宁。

“我曾很荣幸地在你去世的令尊的舰上服过务。”

“对不起，中尉先生，我很忙。”

哥魯金諾夫发现了維得尔尼可夫的目光在朝哪里望，他便帶着醉意地笑起来，以庇护人的态度拍拍他的肩膀說道：

“不要胆怯，候补生。跟上去。”

維得尔尼可夫窘得面紅耳赤，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急速地向相反的方向奔去。

尼古拉耶夫技术学校的大礼堂。士官生的队伍排列得整整齐齐。

“迎接长官，举枪敬礼，向左——看齐！”

士官生們的頭刷地轉动过去。乐队指揮踮起脚尖，

举起了手。在門口出現了波罗的海艦隊司令官海軍上將馮·愛斯先。歡迎進行曲如雷一般地響起來。跟在司令官後面的是隨員們：海軍中將維連和一些陸海軍將軍們以及一些海軍上校們。他們都穿着禮服，挂着勳章。軍校校長正步地迎着司令官走去。進行曲突然停了下來。

“上將閣下！尼古拉一世皇家海軍技術學校士官生第一連為準備舉行授銜的隆重典禮，已經列隊完畢！”

“你們好，士官生們！”

“祝一您一健一康，大人閣下。”

馮·愛斯先和維連繞過士官生的隊伍。巴寧的嘴唇幾乎使人看不出來地動了一下，低聲說：

“打個掩護。”

橫隊里傳開：

“掩護巴寧……掩護巴寧……”

幾乎誰也沒有覺察的一個動作——巴寧已經退到第二橫隊去了。第一橫隊緊緊地擠在一起。

司令官走到鋪着綠色呢絨的桌子前。桌上整齊地擺着一張張畢業證書。在每一張證書上都擺有一個俄國海軍軍官尊嚴的象徵——一柄短劍。馮·愛斯先戴上眼鏡。

“授予軍銜的最高命令。根據考試，授予下列人員以海軍少尉的軍銜……”

副官將文憑和短劍遞給司令官。

“……鮑羅茲金·亞力山大。”